

美国新闻记者之王

鲍勃·伍德沃德白宫内幕揭秘系列

阴影

——在丑闻政治中挣扎的美国总统们

SHADOW

FIVE PRESIDENTS AND THE LEGACY OF WATERGATE

[美] 鲍勃·伍德沃德 / 著

Bob Woodward

赵元春 严硕 张志勇 黄莺 / 译

赵元春 / 审校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的每一本书均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第1名

美国新闻记者之王
鲍勃·伍德沃德白宫内幕揭秘系列

SHADOW

FIVE PRESIDENTS AND THE LEGACY OF WATERGATE

[美] 鲍勃·伍德沃德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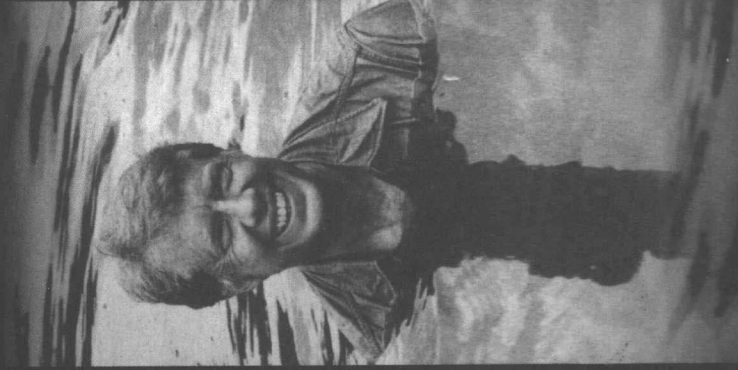
Bob Woodward

赵元春 严 硕 张志勇 黄 莺 / 译

赵元春 / 审校

阴影

——在丑闻政治中挣扎的美国总统们



中国工人出版社

Shadow

by Bob woodward

copyright © 1999 by Bob Woodwar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1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由 simon & schuster 授权出版

通过大苹果著作权代理公司和北京版权代理公司共同代理

图字：01—2000—388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影 / (美) 伍德沃德 (Woodward, B.) 著; 赵元春等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1

(鲍勃·伍德沃德白宫内幕揭秘系列)

ISBN 7-5008-2492-0

I. 阴... II. ①伍... ②赵... III. 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49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011

电话: 编辑室 (010) 62005032

发行部 (010) 62005042/62005049

印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490 千字

印张: 22

印数: 1 ~ 10100 册

定价: 39.00 元

此书给我的女儿塔利和黛安娜。

前言

多年来，尼克松回忆录中一个片断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 1967 年圣诞节前夕，当时，尼克松只是一位前副总统，他在标准拍纸簿上写道：“我已决定不竞选总统候选人。”他不想竞选总统，并列出了作出此决定的理由：再次失利对他的家庭将是“重大的感情上的打击”。他不喜欢政治斗争了。几年来的竞选使他疲惫不堪，他厌倦乞求支持，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他甚至不愿请求老朋友支持。他对讨好媒体也感到厌烦了。他写道：“从个人来讲，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已别无所求了。”

第二个月，1968 年 1 月中旬，尼克松改变初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越来越感到政治不仅仅是我的一种职业，它是我的生命。”他参加了总统竞选，10 个月后，赢得了总统职位。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初期，在尼克松未当总统之前，政治确实是他的生命。到 1974 年他辞职时，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美国政治被彻底改变了。

尽管尼克松对越南战争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又身处水门事件的中心，但他还是可以因为未能透彻理解他给政治

和总统职位所造成的震动而获得宽恕。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总统们不仅成了被怀疑、被猜测的对象，而且还被怀疑公然犯罪。尼克松办公室的电话记录留下了无可辩驳的历史记录——总统为了政治目的滥用政府职权，妨碍司法，还命令其助手这样做。水门事件由于尼克松的辞职，以异常明晰、出乎意料的结局宣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留下了一系列发人深省、使其继任者苦恼不堪的问题：下一位总统会违法吗？总统们在私下里会像尼克松那样言行，那样搞密谋吗？下一位总统会被迫辞职吗？

通过对总统们 25 年的研究，我仍惊奇地感到，尼克松的继任者们还是没有充分理解尼克松留下的公众对总统的不信任是何等的沉重。新的道德法、警觉的国会以及更加敏锐的媒体改变了总统们的特权和日常生活。由生活政治化的男士们和女士们组成的国会更加关注和审视总统的言行。媒体将持续地深挖细查，因为过去许多事情都被隐瞒着。很自然，检察官和道德审查员则会更加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总统们的欺骗行为以及模棱两可的话语不再被人们接受。

本书不是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任期内的历史，也不是他们任期内发生的所有丑闻及其调查。

本书是我对这五位总统任期内所发生的无论大小事件中，总统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正直和诚实遭到质疑的那些最重要时刻的调查。我一直试图在这五位总统的总统生涯和退休后的生活中找出这样的时刻，即他们在挣扎着处理与适应水门事件后遗症时对其内心世界的活动有着极大影响的时刻。美国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当事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目录

第一部分	杰拉尔德·福特/1
第二部分	吉米·卡特/49
第三部分	罗纳德·里根/111
第四部分	乔治·布什/227
第五部分	比尔·克林顿/333

第一部分

杰拉尔德·福特

(1974—1977)

1

19 74年8月1日。
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

理查德·尼克松看上去消瘦、颓丧，有时就像中风患者。他的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大·黑格两眼布满血丝。这位49岁的陆军上将，作为总统的左膀右臂已有15个月之久，现在，那件耗尽感情、造成政局动荡的水门丑闻已使他筋疲力竭。他是本日上午早些时候应召谒见尼克松的。

“亚历，结束了。”尼克松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超脱个人感情、甚至是既成事实的语气告诉黑格。作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尼克松说他简直不能执政了。他的总统职权正在崩塌。他仿佛可以听到喷薄而出的气流声——下野。联邦政府的三大机构已与他为敌。尽管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利昂·贾沃斯基在尼克松领导的行政部门工作，但这并未阻止利昂提供一份保持独立、不徇私情的调查报告。一个星期前，最高法院经研究一致决定，依据特别检查官的调查报告裁决，尼克松必须把

阴
影

另外 64 盒白宫秘密录音带移送该院。其中的两盒录音带一旦被公布，就会毁掉尼克松，因为它将证明是尼克松下令掩盖水门真相的。在立法部门，尽管共和与民主两党在众院司法委员会的人数失衡，但数天前绝大多数的代表投票通过三项议案，根据特别检查官经由大陪审团呈送给众院的材料，决定弹劾总统。国家行政职权已严重跌至需要让人临时代管的地步。

尼克松已作出决定。他告诉黑格，准备在四天后宣布辞职。尼克松解释说他需要一个周末，携家人前往马里兰附近山区的总统疗养地，为此做些准备。他已料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茱莉和卓茜雅会坚决反对他的决定。

但黑格提议：“明天晚上辞职并立即离开华盛顿，或许是上策。”

“不。”尼克松开始声调温和。但他立即变换了语调，像往常一样，向黑格挥着食指，要黑格绝对服从他的指令，他生硬地说：“这是我的决定，我的！”尼克松坚持并警告说，他不会屈从来自共和党、国会和政府的政治压力。“我的一生都在与政治压力对抗，如果现在碰到的话，我也许会改变决定。”

“我理解，总统先生。”

尼克松指示黑格通知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让他准备继任总统，但不要把所有实情告诉他。“告诉他我需要绝对保密。告诉他要发生什么事情。解释原因。但不要告诉他时间。”

水门事件已使总统职位变成一张手中的牌。伴随着尼克松认真考虑辞职一事，总统紧握权力的手掌被迫松开了。这

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凡时刻，它开凿出一个新的危机空间，而尼克松、福特、黑格操作其中。但就在这一刻，总统的权力跑到哪儿去了？依据宪法和法律，尼克松执掌大权。然而，现在是福特正在跌向总统宝座。至于黑格，由于其对尼克松、福特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多重而又不渝的忠诚，注定他要变为权力的经纪人和中间商。

没有谁能翻云覆雨。尼克松被罪责认定而导致的愤怒所吞噬。他的确有情感残缺，郁郁不乐还极偏执。福特本该在总统或在副总统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学得一计克敌之术。他没有真正的执政经验，也从未有过要成为国家第一号人物的追求，就连副总统一职还是尼克松提名以取代一年前因金融丑闻而辞职的斯皮罗·阿格纽，并经国会根据第 25 条修正案确认。此前他仅是一位众议院议员，自 1948 年至 1973 年一直代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选区。

黑格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作为幕僚，他没有合法的、合乎宪法的或政治上的身份。但作为一名军官，他习惯于接受命令，执行命令。值得一提的是，在亨利·基辛格领导的“策略与欺骗学校”——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任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的他，受到了基本的官僚主义教育。

就在 8 月 1 日这天，已改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告诉黑格：“我们不得不为这次愚蠢行动静静地落下帷幕。”

黑格在拜会福特前，在白宫西厅拐角处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尼克松白宫水门事件律师弗雷德·布兹哈特。这位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的南方人原是五角大楼的首席律师。他与黑格同为西点军校学生，黑格是 47 级，他是 46 级。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一直并肩战斗，并在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危

机四伏的事件中结成了患难伙伴。黑格问布兹哈特，如果尼克松辞职，法律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布兹哈特一直在为此作出努力，而且还有一整套可供副总统选择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仅有一项例外，其余均视尼克松为焦点，而不是福特。

黑格认为把焦点集中在尼克松身上是明智之举。尼克松毕竟仍是总统。他们为他效力。而且就像黑格所知道的那样，尼克松殚精竭虑，寻求各种选择方案。

布兹哈特想到六种可能性。其中五个是尼克松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两个是赦免自己。第六种可能是：尼克松可能辞职，并希望他的继任者福特赦免他。最后一种可能性较其他可能性内容更充实，还作了详细说明。

“这就是你要给他的。”布兹哈特说着，把黑格会见副总统需要的两页黄色法律公文纸交给黑格。

福特即将登上权力颠峰，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布兹哈特仍致力于为尼克松排忧解难，黑格意识到布兹哈特可能在设计赦免的建议。

上午9时许，黑格走进了福特办公室。

现年61岁的福特出任副总统一职仅有8个月。这位待人温和的中西部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审慎，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笨拙。他原本是作为必须的替代品被嫁植到尼克松政府来的。依照宪法，尼克松得有位副总统。尼克松深信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很难赢得国会赞同，尤其是选择前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到：“把这个位子留给了杰拉尔德·福特。”尼克松知道，福特是位忠诚之士，他是共和党的一个工具，具有24年在众议院工作的经

历，并作了9年的共和党少数派领导人。但在尼克松眼里，福特基本上还是位党内小杂工，根据是福特做了些不讨好的事，诸如1970年非难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失败等。由于尼克松深陷水门危机，作为副总统的福特，只有孤军奋战守卫政府了。

当黑格走进福特办公室的时候，正看见福特在与第一助手前报人罗伯特·哈特曼谈话。黑格极其憎恶哈特曼，又极不信任他。事实是，黑格通过秘密渠道获悉哈经常在办公室豪饮。所以，黑格仅告诉福特将要公布的一盒新录音带会给遭受弹劾的尼克松带来大麻烦。

同一天晚些时候，黑格又打电话给副总统，要求第二次会面，而且是单独会面。福特同意了。下午3点30分，黑格来到副总统套房。看上去福特显得有些困惑不安，神情紧张。他刚刚看过两盒于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曝光后第六天制作的录音带的记录文本。录音带证明，是尼克松下令掩盖事实真相的。这两盒录音带一旦公布于众，尼克松就完了。黑格还看到在房间角落摆放着一块装饰精美的屏风。黑格后来说，他确信，哈特曼就躲在屏风后面做记录，并保护福特。哈特曼和福特断然否认此事。但在当时，房间里的确充满了不信任的空气。

“副总统先生，您准备好在最短时间内继任总统了吗？”

福特全然愣愣地说，他准备好了。

黑格很想知道福特对时局的看法，然而后者却不愿多说什么。“这些是律师的看法。”黑格告诉福特，随即拿出了布兹哈特给他的那两页纸。

对于尼克松和其他白宫人员来说，他们有多种选择。尼克松可以遵照第25条修正案暂时靠边站，亦可等待时日、拖

延弹劾程序，或者尝试安排一次正式谴责。另外，还存在三种赦免的机会，尼克松可以赦免自己而后辞职，或者赦免参与水门事件的助手再行辞职。

或者，黑格说，以新总统赦免他作为交换条件他再辞职。黑格把那两页纸交给福特。第一页是手写的关于总统有权赦免罪犯的法律概要。第二页是赦免草案，而只要福特在上面签字，填上尼克松的名字，就将合法。

黑格问福特，关于尼克松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有什么建议。黑格个人认为这是获得新总统宽恕的时候，如果此前曾有过宽恕的话。赦免只是仁慈的行为。它使国家免去了一场参议院审判，而参议院审判可能会开创具有破坏性的充满憎恶与仇恨的先河。在黑格看来，赦免恰恰是爱国的，是无畏的。

尽管黑格并未直陈其意，意思却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来了。作为有感情的人，黑格无法隐瞒自己的感情。那些曾与他紧密合作的人很少发现他含糊其词。事实上，黑格不仅是无法隐瞒自己的感情，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但这是黑格的风格——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仅仅通过语言。

福特凝思着赦免的种种可能。

“这是我从白宫律师那里得到的建议，”黑格说，“作为总统确有权作出赦免的决定，即使某人已被确认有罪。”当然，尼克松是水门事件惟一主要的操纵者，只是特别检察官没有对其提起公诉。

会谈结束，将军站起身，二人拥抱了一下，握手道别。

“我们应该保持接触，”黑格说，“时势瞬息万变，我们得彼此相互帮助。”

随后，黑格向尼克松汇报了有关与福特会晤的情况，并

说他已经把布兹哈特起草的六项选择方案呈送给了福特。

对此，尼克松未置一词。

福特召来哈特曼。福特先是让哈特曼发誓，一定保守机密。哈特曼答应定会守口如瓶。

福特告诉哈特曼黑格已经向他报告，尼克松将要辞职，因为那些新近被抖搂出来的录音带，具有毁灭性。他还告诉哈特曼，黑格已列出收拾残局的几个变通方案，其中之一的意思是，作为条件，如果他福特以总统身份赦免尼克松，尼克松同意立即下台。

“上帝呀！”哈特曼大声喊，“你都告诉他什么啦？”

“我告诉他我需要时间考虑此事。”

“那么，你的意思呢？”哈特曼又大喊起来。

福特要对赦免一事进行商讨的意愿，可能是尼克松、黑格两人所希望或需要的。而在哈特曼看来，为此而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不能容忍的。但福特已经铸成大错，造成了既成事实又无法挽回的损失。哈特曼感到把自愿辞职与讨论最终赦免挂勾，最起码已暗示出要求福特赦免的期望，这将永远成为福特总统洗刷不清的污点。

福特不同意哈特曼的判断，因为他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告诉哈，他想同妻子贝蒂谈谈。

哈特曼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贝蒂以其独立思想和率直的品格而小有名气，福特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向她征寻意见。哈特曼相信福特夫人会洞察危险性，并可不声不响地使她的丈夫摆脱黑格，而且能比福特做得更出色。

深夜，福特把黑格的变通方案向妻子和盘托出。贝蒂坚持认为自己的丈夫不应蹚这池浑水。更不能给予一点儿建

议。要对黑格说不，对尼克松说不，对所有人说不。福特似乎接受了妻子的意见。

大约凌晨1点30分，比平时晚一个小时，福特拨通了黑格的电话。

“亚历，关于昨天下午我们的讨论，我希望你能理解，不会达成协议，更无决定和交易。”

黑格挂断电话，痛苦不堪。福特认为他做了些交易吗？最终黑格打电话给布兹哈特，从床上把这位尼克松的大律师提溜起来。

“真该死！”约凌晨2点黑格告诉布兹哈特，“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他向布通报了福特在奇特的时间给他打了电话以及都说了些什么。黑格称他与副总统一起查阅了那六项选择方案，而且是基于合法建议而为之的。现在福特认为那就是“协议”，或“交易”。黑格咬牙切齿：“如果那个家伙认为存在交易，你怎能给我出这样的馊主意？”黑格感到他上当了。

“我没有对你做任何事情，”布兹哈特告诉被震惊与烦恼包围的黑格，“亚历，我们只不过提出几种选择方案。”

黑格断定在福特周围有人向副总统说三道四，要福特小心有人在诱骗他。情况或许比这还要糟糕。

第二天上午，黑格同布兹哈特仔细研究了福特深夜打来的电话。他们判断福特周围正酝酿着一场动乱。

与此同时，在老行政办公大楼的副总统办公室，福特召来了第二助手，前弗吉尼亚参议员杰克·马什，就黑格要求赦免一事征寻意见。这位做事审慎、对福特可谓情深义浓的政治技工，急切地想知道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福特与黑格第二次会见的前一天马什曾顺访过副总统。当时福特正襟